



廖天野 公务员打骂父母

当各路媒体的长枪短炮瞄准廖天野的时候,这位深圳小公务员殴打父母的家事,注定会成为轰动全国的公共话题。他曾试图消失48小时以躲避媒体追访,但他的家庭背景、邻里关系、求学经历、工作近况等诸多细节,仍不可避免地成为街谈巷议的谈资。

尽管廖天野自己可能不愿承认,但他确实是一个标标准准的“凤凰男”:出生于湖南农村,父母集全家之力供他读书十余载,还曾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上过一年课;从天津大学硕士毕业之后,顺利进入深圳的华为公司上班;持有律师执照,后来又考上公务员,在城市里娶妻生子。不过,经济压力和农村身份所导致的自卑,长期困扰着这个年轻人的爱情、婚姻和家庭,并直接酿成了他多次殴打母亲及对父母恶语相向。

高材生和公务员的双重身份,与他对待农村父母的恶劣态度之间,存在明显的错位,正是这种错位,触动了公众和舆论的情绪。但在事关孝德的批判之外,也有很多人看到了年轻人因生活压力而不可遏制的狼狽,以及年轻一代压抑而苦闷的心理状态。其实,廖天野在家人、同事和师长眼中,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之徒,反而在多数时候都是一个温和恭顺之人,但正如网友所说:我们每个人都有病,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作。

我很认同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对此事的评价:“这件事从小处讲是一起家庭纠纷,当事者缺乏道德修养,违背伦理,行为失范;而从大处讲,可看作是当前转型期社会道德水准、伦理规范方面存在问题的一个缩影,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。”家和万事兴,但历经此一劫,当事人能用一种平和的心态与这个世界相处,也希望他能懂得“家人”二字的深意。



金婚夫妇 纯真年代的爱情

2010年冬天,一张让人备感温暖的照片被大量网友转载:在南京林业大学美丽的校园里,一对老夫妻每天都相扶相携地散步。他们是著名林学家吕士行教授和妻子周丽卿。前几天,两位老人迎来了金婚庆典,周奶奶在回忆甜蜜往事时的那句“他就是这么爱我”,感动全场。

吕士行教授是无锡人,从南京大学林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,今年已经82岁;周丽卿是浙江人,初中毕业后在当地医院当护士,今年73岁。细细体会两位老人的恋爱经历,堪称那个年代的经典范本:两人在1956年由媒人介绍认识,随后因吕士行被公派到前苏联进修,他们只能保持书信联络。相识一年后,吕士行才鼓起勇气在信中大胆表白。

这种纯真年代的矜持与羞涩,在思想观念较为开放的如今,恐怕是难以想象的。在他们所有的恋爱细节中,我最喜欢的一段是:1960年,吕士行从苏联回国之后,有很多人给他这个优质青年介绍女朋友,于是,他口袋里一天到晚都装着周丽卿的照片,只要有人介绍对象,他就掏出相片加以婉拒。

前不久,全社会都在谈论“裸婚”的话题,事实上,那时候的吕士行和周丽卿才算名副其实的裸婚。1961年春节,两人结婚的时候不仅没有存款、没有家具,就连新房都没有——他们在周丽卿所住的一间废弃羊棚里,开始了简单而幸福的婚姻生活。

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,就是和心爱的人一起慢慢变老。半个世纪过去,吕士行和周丽卿的爱情既禁受住了“文革”时期的风雨,也携手走过了新时期的平平淡淡。两个人悉心呵护爱情,从青春年少走到白发苍苍,这样的经历已是浪漫。



“御史在途” 叫板县委书记

有的官员在博客里潜水“装死”,有的官员在博客里自我吹嘘,有的官员在博客里煲“心灵鸡汤”,有的官员则在微博中为民请命。湖南省纪委在职干部陆群,属于最后一类官员。今年4月起,陆群以“御史在途”之名持续发布微博,就湖南省长沙县警方拘留殴打讨薪农民工一事,向该县县委书记杨懿文公开叫板,并且不惜以饭碗赌乌纱——“谁错谁辞职”。

头顶的乌纱帽,是一些官员捞取政治红利的重要凭据,正因如此,他们即便冒天下之大不韪,也要拼命保住自己的官位。与官场那些蝇营狗苟之辈相比,“御史在途”敢于冒着被排挤出官场的危险,光明磊落地为农民工维权,实属难得。

只不过,一些为官之人早已不再顾惜自己的声誉与尊严,即便“御史在途”祭出饭碗约战,也很难得响应。现在的格局是,身在明处的“御史在途”每天都在更新微博,但涉事的长沙县县委书记杨懿文却仅仅官腔官调地回应了一句“具体态度还要等有关部门正式声明”;至于长沙县公安局,也轻车熟路地在官方说明中将陆群所愤慨的“诱捕民工事件”定性为“一起民工干扰工程的事件”。这其中的无奈与无赖,所有旁观者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

无论是对赌乌纱帽的江湖之举,还是“御史在途”这个饱含深意的网名,无不透射着纪委干部陆群身上的某种“青天情结”。他心怀为民代言的政治理想,希望能够在开放的平台上与问题官员公开对话。然而,“御史在途”的另类维权之举,恰恰反衬了常规维权路径不畅、监察体制失灵的困境。

多数围观者对“御史在途”的维权持悲观预期,认为这场轰动一时的微博喊话,最终并不能撼动官场分毫,甚至随时会“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”而被紧急叫停。尽管如此,我仍坚持声援这场一个人的战争,希望以此让那些“体制内的良心”们不会觉得那样孤单。



“听证帝” 两年听证110次

刘爱国,52岁,昆明律师,人称“中国听证帝”——在昆明去年举行的100多场听证会中,他参加了70场;在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里,这名律师一共参加了110场在昆明举行的各种听证会,被选中为听证代表的几率高达90%以上。

早在刘爱国之前,媒体也曾报道过几位“听证专业户”,但和他比起来,那些所谓的“听证专业户”实在太不“专业”了——成都退休老太胡丽天,7年参加听证会的次数不过19次;长沙市民石爱伟,7年也才参加过17次;湖南“听证会达人”周正良近十年参加的听证会数量,不足刘爱国的五分之一。

刘爱国计算过,除去政府过年休假的时间,他平均每个月都要参加5场听证会。如此频繁地参与听证,不仅让他摸清了各类听证会的红包行情,也让他对听证会的各种猫腻洞若观火——听证代表们提的意见很多,但最后真正被采用的很少;起码有三分之一的听证会是在走过场;越来越多的听证会代表由政府职能部门的公务员“担纲”;有些听证会代表中公务员数量超过90%……在他口中,这些听证会就像是职能部门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戏。

或许是因为对听证会有比较本质的认识,这位“中国听证帝”深谙逢场作戏的艺术——据一些和刘爱国一样经常参加各种听证会的市民介绍,刘爱国在听证会上提出的建议,大多是更改个别标点符号、调换部分语句语序,或者建议对部分措辞进行略微改动。



郑书明 “爱心旅馆”

59岁的郑书明,是重庆黔江区蓬东乡麻田坝水泥厂工人,在过去25年间,并不富裕的他用自己的全部收入,先后“招揽”了近300名贫困学生到家里吃住,还资助他们学费、生活费,书写了一段动人佳话。他给学生们的宿舍有个好听的名字,叫“爱心旅馆”,而网友们则称他为“重庆好人”。

郑书明并不是陈光标式的慈善家或富豪。十几年来,他每月的工资只有1000元左右,仅靠这些远不能解决孩子们的吃住问题。为了多赚钱,郑书明拼命加班,除了在水泥厂做过磅的工作外,还利用晚上到周围的煤矿修秤。他的慈善理念很简单,行善是一种修行,只要自己的日子过得去,就能去帮助别人。

即便在家境殷实的人家,他的这种义举估计也很难得到家人的理解。1994年,妻子给郑书明下了最后通牒,扔给他一道艰难的选择题:“你要家还是要你那个‘旅馆’?”最终,因为放心不下那些贫困学生,郑书明选择了“旅馆”,而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和他离婚。

郑书明大致算了一下,这些年花在孩子们身上的钱,总共有二三十万元,“要是在村里盖一个气派的小楼足够了,但我需要那些”。他确实将所有的收入都花在了那300多名贫困学生身上,这其中既包括企业改制得到的3万元“巨款”,也包括他的各种奖金。

当然,随着国家助学金政策的完善,越来越多的贫寒学子都能及时得到资助,如今来投靠“爱心旅馆”的学生已经很少了。那些曾经受他帮助的孩子们,很多都走出了大山,告别了贫困,而他还在持续地向社会贡献爱心。知恩图报,希望那些孩子们,逢年过节的时候,能够想起当年那个帮助过他的“郑爸爸”,更希望他们能够延续郑书明身上那份可贵的奉献精神。

本版特约主持人

汤嘉琛

(时事评论员,专栏作家)

湖南路商场 场庆盛宴: 减现金+摸大奖

全场穿着类商品 满100元 减40/30/20/10元 摸大奖

购满50元即获中国福利彩票一张,100元2张 以此类推,多买多送.....即开即奖,一等奖50000元

3F 诗梦针织毛衫50元起 般奴儿风衣150元起 德菲蒂奥针织衫80元起 圣可尼羊毛大衣200元起

4F 雅戈尔服饰现折扣基础上再满百减30元

拆迁清货 惠卖进行中

场庆盛宴,最后2天

一楼300平米波司登、雅鹿、鸭鸭、冰洁、心裕等羽绒专场惠卖

2F 万里皮鞋158元起 骆驼户外鞋258元起 富贵鸟皮鞋210元起 欢腾户外鞋160元起

少儿服饰 满98元减50元现金 一楼皮件全场满100减30元,玉器全场7折

友情推荐

■本报员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:84783501 ■本报地址:南京市洪武北路55号置地广场 邮编:210005 ■南京、苏州、无锡、常州、镇江、扬州、泰州、南通、盐城、连云港、淮安、徐州同步印刷 ■定价一元

苏州 阴转多云 16℃~22℃	无锡 阴转多云 14℃~21℃	常州 阴转多云 13℃~21℃	徐州 多云转晴 11℃~20℃	连云港 阴转晴 10℃~19℃	宿迁 阴转多云 10℃~20℃	淮安 阴转晴 12℃~20℃
盐城 阴转多云 11℃~20℃	扬州 阴转晴 10℃~20℃	泰州 阴转多云 12℃~21℃	镇江 小雨转雾 13℃~19℃	南通 阴转多云 13℃~20℃	马鞍山 阴转多云 13℃~20℃	